

# 鹽鐵論

九之十二終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鹽鐵論卷九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

音益

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

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

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

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

熟螟螣

音特

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

音旋

歸

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

也



讀本記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  
 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  
 離去聲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  
 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  
 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  
 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  
 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會予上聲之為主傳曰予  
 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

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  
 本復諸古而已詩序曰河廣朱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者行

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  
 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  
 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  
 其性則螟螣音特今文作騰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  
 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  
 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  
 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延頸而



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  
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

賈捐之曰孝武探平城之事錄冒頓

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北却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故民離怨若  
此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  
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  
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螟蠚生而水旱  
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  
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  
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  
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  
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  
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  
矣

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言本作逢蒙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  
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



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

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譏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歛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



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  
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詩序曰碩鼠刺重  
斂也國人刺其君

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衛靈公當隆冬與衆穿池苑

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

我何不寒哉

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  
懊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

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

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庸也繫

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

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

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

瘠犢者之寔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

責音  
債

與吏正威者之愁也被絜躡韋搏梁罾肥者不知短

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闥之間垂拱持案食者

不知蹠

音卒

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

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床旃席侍御滿側者不

知負輅輓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

去聲輕暖被  
音披英

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

音向清風



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  
匹夫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  
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  
求索之急筆推上聲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按圖籍  
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  
秦也刑人若刈音間營音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  
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音旋彼獨非人  
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鐸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太王

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  
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  
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  
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以鹽鐵而爲不便請  
且罷郡國權酤關內鐵官奏可賢曰文學旣拜咸取  
列大夫辭丞相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  
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



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

難去聲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

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

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紿音息西域西域迫近胡

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

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

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如何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

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訾音助

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贖罪告緡與人

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音疲於轉漕仍之以科

適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

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

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利也

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

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音疲於籠

甬音察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

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



日違敵累世爲患

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休勞用供困弊

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

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

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

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

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

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

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

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

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

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

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

十獲一乎

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

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

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



軍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夫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夫

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

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

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

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澹民安樂而

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穡縣官餘貨

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

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

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

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

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

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

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

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

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

後世利兩主之迹足以為效

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

發屯乘城輓輦而澹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為蠻貊

所給

音

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

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

梟散流離也關

西人謂梟曰流離故云梟散

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



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  
有帝名而威不信音伸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

帝所不忍三王所異

一作怒也

匈奴傳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

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  
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  
閭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葉酒萬石稷米五  
十斛雜繒萬匹它如  
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

御小者王

去聲

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眾以兼國

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

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筆以咎八極驂

服以罷

音疲

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筆之變士民非

不眾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

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

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伯

音霸

孝公廣業自甲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

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曄

音擇

蚩尤而為帝湯武伐

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



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强東滅朝鮮西定冉駝音龍南夷傳曰自作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駝最大顏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南擒百越北挫强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避害以爲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强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

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刷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去聲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



立號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修禮長文然國翦弱  
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  
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君  
古本作周子南君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秦旣拜天  
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  
氏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  
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  
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

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

秦紀曰始

星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構

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萌之充腸也

廣雅曰附子一歲曰萌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爲燕說齊王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爲充腹而與死同患也

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無本若蒿  
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  
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



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心腹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惜音慘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令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

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

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

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

古本作昆耶古本作率

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

外罕被寇讐

音留

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繇役初雖

勞苦卒獲其慶

匈奴傳曰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大將軍十餘萬人出朔

方高朔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衛青傳曰

其秋單于怒見祁王休屠王屠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於是天

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還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也李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二師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

古本作離

枝令離聲相近也

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

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

爲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

音不

敢南面而望十餘年

懼也

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

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

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

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



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者若旱之望雨饑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

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

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冊

通作策

兵據西域奪之

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

音免

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

冊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昔之瘰疽也



鹽鐵論卷九

鹽鐵論卷十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  
兵強行入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有威

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

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

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以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

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  
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

與羣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  
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



斷其右臂曳劒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  
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許之所  
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夫以弱越而遂意强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  
謀其往必矣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  
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通作擒也金鼓未聞旌旗

未舒行音陳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

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

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

不能得也況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

茫乎若行九臯未知所止皓皓一作浩浩乎若無網羅而

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

所無利以爲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

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輿微之路公卿宜思百

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畱

心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



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

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效其器

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臣妾匈奴失魄

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燒音煖音之地壯

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記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四年

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顏師古曰天山卽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今鮮卑語尚然也故羣臣議以爲

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

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

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

成爲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

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

官旣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

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

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

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

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



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

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

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敖等阻山

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賴先帝

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計

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

語滑稽而不可修

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終日不已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稽

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夫漢之有匈奴譬

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

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

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

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

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

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

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

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



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狠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颺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

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

音蹠質蹠音蹠而

扶猛虎也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

莫敢受交也

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德行延及方

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蔽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跼蹐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實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  
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  
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  
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樂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  
府文而張亦作艾如張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  
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  
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  
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  
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  
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  
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  
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  
者蒐音搜獮音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  
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  
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



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鋤耰而侯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

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誥

一作臯

音

之會書公給

音

夷狄也

春秋曰秦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在楚

正月以存君也春秋曰五月公及諸侯盟於臯鼫

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

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  
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藪羣生庶物莫不  
被澤非足行而人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  
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  
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  
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  
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摧  
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  
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  
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  
尹吉甫  
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  
城壘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  
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



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旣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

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

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澹出禁錢

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山東

食貨志縣官不給天子乃

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

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縣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  
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扶杜  
采薇之所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兇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  
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  
而勢居然也故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通作擒蝮蛇

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  
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  
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  
猶家人不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

文學曰秦地左肴函右隴阨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  
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陁隧墨子守  
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  
然戊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  
萬之師無墻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去聲義爲

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  
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



妄行之有乎

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修地利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嶽巖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澗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岷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距  
 秦秦包商洛峭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  
 臯太行音杭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  
 晉國趙結飛狐句註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  
 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關  
 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  
 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  
 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  
 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  
 衝隆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  
 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  
 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  
 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



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責育介七尺之利也左傳作要離無水不

能使遂其功吳越春秋曰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要離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并之

而拔之如此者三世言强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

强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

自信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强弩以與谿虜騁

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

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

孫臏之破梁也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

許慎曰二者皆利劍名或曰皆

地名出美

犀軸

音逐

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

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

固莫耶之利也

莫邪吳王劍名于將妻之所造也

然陳勝無士民之

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樞以破衝隆武昭

音韶

不擊烏號

不發

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者也

隆高也劉熙曰隆隆强也言體隆而强也樂書

日韶蕭韶也舜之樂也武大武也所謂金城者非謂

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



之鉦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  
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軸以仁義爲劍  
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  
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  
矣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  
守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  
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  
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  
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劇之負齊  
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寄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  
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毫兼臣海內文王得太  
公廓鄴鄙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諸侯  
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  
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故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  
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



傳重驛

鹽鐵論卷十終

鹽鐵論卷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席音帶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知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狐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

無文采裙褱

音揮

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

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

純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

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

音官

弓上馬

而已

貫穿也

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

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

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

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

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臣爲縣官計者皆言

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亾也

嚴尤曰匈奴爲害所

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

秦無策焉

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

亾一朝爾也

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

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

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

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



今文學引亾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收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恠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席籍也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

而不亾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

流雖有堯舜之知

去聲

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

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亾者吳

王是也

吳王謂夫差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

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

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

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

西南夷傳曰莊躋者故楚莊王

苗裔也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

朝鮮之



王燕之亡民也

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

南越尉佗起中

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

一州偏強倨傲

倨強梗戾貌

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

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

之兵不血刃成為縣官也

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

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

王提珩

提舉也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

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

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

去聲

漢家之巨郡非有六

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尤

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

楚曾不得七王之俛

音免

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

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

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

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

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



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  
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  
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谷名山通谷  
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  
縣神州而分爲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  
有八瀛海圍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  
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遙故秦欲達  
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  
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

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蓋淫侈不能尚

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  
息而作惟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  
閎大  
不經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  
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恠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  
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

騶衍傳曰騶子重  
於齊適梁惠王郊

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  
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  
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  
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



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

秦族訓曰陳簠簋列尊俎設籩豆者祝也齋明

盛服而不言神之所依淵默者尸也

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

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  
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  
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  
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

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

去聲

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

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

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

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由恕以行是以刑罰

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

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

音螺

蚌而簡

太牢鄙夫樂咋

音翟音惜

而惟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

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



好惡為命羿莽以功力不得其死知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

說山訓日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

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

旱不時螟螣

特音

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序而人則

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

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天文志曰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



死金生於已何說何言然乎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

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

櫜音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

快暴心僵音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

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而

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秦王謂始皇也

大夫曰金生於已刑罰小加故齊麥夏死齊水也水王而

生土王而死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零合

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

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

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

子行微刑始音軀音腰音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

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擾

秋不蒐獮音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

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

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



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  
 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  
 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  
 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  
 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斬珣而為樸號為網漏  
 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  
 之在此不在彼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  
 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  
 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徼倖誅誠  
 蹠音蹠躄音躄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  
 踰矩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

下同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

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

辟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狴音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

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



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

罰任也

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脇鑊亨之刑

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

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

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狴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

服不過五

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

殺而罪不過五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

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

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

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

民治

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故盜馬者

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

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

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

音汙

之

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

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



以其死非其正也

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弇也尉羅張而縣音懸其咎辟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勺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去聲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

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

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



官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

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

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音瘡者刑盜有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繫

音接

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繫不設雖

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

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遇難

去聲

惑於愚儒

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

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轡而禦驛

馬也

銜馬勒也轡車鉤心也

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

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



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韓非子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鹽鐵論卷十一終

鹽鐵論卷十二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

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爲醫也榻木爲腦芷

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

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

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



吳子以法治楚魏

范睢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

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

有霸王強國不離禍凶申商以法彊秦韓也

略要

曰申子者韓昭釐之佐秦族訓曰申子之三

符商鞅之啓塞皆擬取之權一切之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

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

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

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

其毒也

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

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

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漏不塞則日以滋

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汜濫爲中

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穡積漂流百姓木

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

閔悼其菑親省河堤

通作堤

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

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

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

漢武帝瓠子歌曰願林竹兮捷石菑宜房塞兮

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必  
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菑豈特曹衛  
哉夫知塞宜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  
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  
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  
信禮義如宜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  
何塞也

御史曰犀鉤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間音開草之害

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

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

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非矯邪若檣檣楛楛輔輔檠檠之正

弧刺也檣操曲者也楛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故

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

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

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

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

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



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

音語

而刑殺之也今之

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

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

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

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溇

音皮

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

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

音調

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

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

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

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

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

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

古木作籠籠包

舉也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

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

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



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

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

今無行

去聲

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

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

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

剗

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

音俸

祿食太官享賜

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

不見閔况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

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

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

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

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



以多斷爲良鑒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  
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掌  
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  
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  
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  
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  
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  
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地何伍而執  
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  
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

不震懼

音壘

悚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

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  
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爲非罪之必加而  
戮及父兄必懼而爲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  
壑握火陷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  
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秦紀作督責急也今不立  
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

孥子也司馬貞曰收

錄其妻子沒入爲官奴婢也

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

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

寒而慄

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憚之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

詩云謂天

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

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

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

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

晉厲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

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

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惟恐刑之重而德

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

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

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

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

諸侯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



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

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

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

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

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網不可

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

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

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

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

古音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

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

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

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

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秦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搖動

百姓罷弊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

不畏刑法雖曾音增而累之其亡音無益乎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



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易山巔

韓非子曰城高

五丈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

夫鑠金在鑪莊躋

音不

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

掇拾取也

非匹婦貪而莊躋廉

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

音問

明也故法令可仰

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

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

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

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

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

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

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

之計深篤

秦紀作督

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

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

勝其刑

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

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

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

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

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



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

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

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

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

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

武經禮義明好惡以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

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

劓音鼻鼻盈音鼻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

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

反古而悖民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

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  
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  
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  
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溫舒也繩之以法斷之  
以刑然後冠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  
以質殷周以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  
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  
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

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跖之民以亂  
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

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

以箠楚正亂箠杖也楚荆木也  
即今之荆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  
削書古

者用簡牘故吏  
皆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

法以治是猶不用橈楫斧斤欲撓曲直枉也子貢  
曰夫

橈楫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  
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爲治者不待自善



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本往者應

古本作杜

少伯正

古作百政

之屬潰梁楚昆

古本作堅

盧徐穀

古本作敦漢紀又作勃

之

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賤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

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觀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川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  
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聞大夫妬孰合  
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  
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  
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  
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謗  
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  
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  
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  
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  
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音吸舉舌而  
不下聞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而  
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  
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其哉吾所

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

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  
滅秦有天下十四歲而亡

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



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大  
乎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  
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

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悅文

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權均輸而鹽鐵卒不變

公卿知任武可以辟

音闕地而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  
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  
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

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

不徼

徼音澆伺察之意也

切而不燥

音索

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

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

音闕

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

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

辟便僻也舉止輕湯

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

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

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

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

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未不師始古

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



厥宗

車千秋傳曰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權榮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

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

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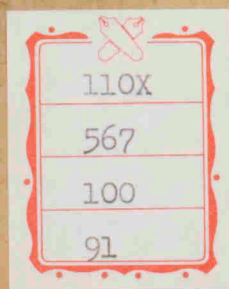
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念以說其上斗

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

顏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

鹽鐵論卷十二終





110X

567

100

91